

漢語並列複合標記的作用* ——從唐宋時期的並列複合標記「了也」談起

劉承慧

國立清華大學

並列複合是漢語衍生新詞的基本途徑之一，此外可能還有其他作用，例如在功能標記替換過程中，以新舊標記並列複合為過渡的冗贅形式，幫助識別新起形式。唐宋時期句末「了」替換「也」的過程中曾有「了也」，動後「了」替換動後「已」的過程中也有「已了」，都是並列複合構成的過渡形式。以並列複合手段標注語言演變的現象，過去還沒有被充分注意。本文重新討論過去學者認為難解的句末「了」和動後「了」源流問題，據此提出一個初步的假設：漢語語法標記發生演變時，可能會由並列複合來彰顯變動的現實，這是基於漢語特性發展出來的演變形式證據。

關鍵詞：並列複合，了也，已了，演變形式證據

1. 前言

古今漢語增生詞彙都是以複合為主要方式，漢語複合化的趨勢從先秦時期即已顯現，¹ 而並列複合早在複合化趨勢形成之初就是衍生新詞的重要途徑。先秦文獻中不僅有為數可觀的並列複合詞，² 也有並列複合標記，例如「若使」、「若苟」。現代漢語「將要」是並列複合標記，其他方言也有，例如台灣閩南話「乞

* 本文使用中央研究院古漢語語料庫從事語料檢索。本文初稿發表於「古今往來：歷史語言學與理論語言學的對話」國際研討會（2008年7月14-16日，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發表題目為“Coordinative Compounding as Evidence of Lexical Replacement in Chinese”。初稿於會後作了較大幅度的修改與增補，名稱也作了更動。本文承蒙審查人指正並提出寶貴的修訂意見，謹此表達謝忱。文責歸屬於作者。

¹ 戰國以來詞彙增生的現象，過去學者多從音節擴增的角度切入，因此通稱為「雙音化」或「複音化」。劉承慧（2003, 2002）基於複合為漢語之詞義引申分化的主要手段，單音節成分常態性的通過「定型複合」組成雙音或多音詞，因此以「複合化」稱說。

² 具體例證請參閱潘允中（1989）、程湘清（1992）、伍宗文（2001）、劉承慧（2003, 2002）。

予」、「用怙」都是。³ 唐宋共同語「了也」是常被提及的並列標記，⁴ 它是近代句末「了」替換中古句末「也」的過渡形式。

過去有關複合化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實詞上，多是從詞彙意義的引申來解說複合緣由，並列複合標記很少被關注。⁵ 「了也」受到較多的注意，是因為唐宋代句末「了」是現代句末「了」（通稱為「了₂」）的源頭，而「了₂」是現代漢語語法的重大議題。

為什麼「了也」會在句末「了」替換句末「也」的過程中出現？何以見得「了也」是並列複合標記？這是本文研究的起點。第 2 節回顧相關文獻，第 3 節提出我們對唐宋時期「了也」的分析。第 4 節在前兩節的基礎上繼續提出我們對中古動後「已」、唐五代動後「了」、「已了」以及中古晚期到唐五代期間曾經出現的眾多複合標記的分析。文末附有歷史文獻分期表，以利查照。

本文意圖為並列複合標記在漢語語法演變過程中的作用提出支持證據。我們要展示一個漢語史的實情：漢語構詞形態雖不發達，但卻有屬於系統內部形式特性，如果能充分掌握，仍有可能從形式上梳理出演變的脈絡。

2. 文獻回顧

本節文獻回顧聚焦在三個方面，一是先秦到中古漢語的並列複合現象，二是過去學者對「了也」的看法，三是唐宋代句末「了」、「也」以及先秦句末「矣」的功能對應關係。

2.1 先秦到南北朝的並列複合現象

並列複合早在戰國時期就已成為穩定的造詞方式。⁶ 潘允中 (1989:84-109) 指出，古代有三種同義詞經常「複合化」而成詞，一是音近義同的單音詞複合為雙

³ 兩例都是連金發教授提供的。「乞予」(ki-hoo) 是被動句中的施事標記，台灣話裡「乞予」和單音的「予」並行，泉州話同功能標記是「乞」，「乞予」應該是「予」替換「乞」的中間階段的過渡形式。工具標記「用怙」(yiong-go) 早先為「怙」，目前具優勢的形式是「用」，「用怙」也是過渡形式。

⁴ 梅祖麟 (1994) 認為現代漢語方言的共同來源是唐代長安附近的北方方言，這種方言約在晚唐宋初成為全國的共同語，因此命名為「唐代、宋代共同語」。本文簡稱為「唐宋共同語」。

⁵ 過去較流行的看法似乎還是從音節數目著眼，認為是為了韻律上的理由，使得兩個功能標記合為複音標記。

⁶ 「並列」、「聯合」是兩種不同的結構，劉承慧 (2002:474) 已作說明，本文不再贅述。

聲或疊韻詞，二是特殊概念和一般概念的同義詞複合成詞，三是特殊修辭色彩和中性色彩的同義詞複合成詞。後兩種可以歸併為「通指與專指的同義複合」，⁷ 構成依據是並列複合。試看以下由通指成分和專指成分並列合成的「X 弱」、「廢 X」，其中共用的「弱」、「廢」為通指成分：⁸

幼弱 小弱 懦弱 脆弱 軟弱 虛弱 衰弱 削弱
廢隊⁹ 廢亡 廢滅 廢伏 廢絕 廢炮

並列複合在戰國以下持續成長。¹⁰ 劉承慧 (2003:131) 指出《世說新語》暨劉孝標注所採取的人物品評用語往往以並列複合手段衍生，例如通指成分「清」與不同的專指成分分別複合為「清高」、「清恬」、「清通」、「清正」、「清婉」、「清蔚」之類，多達三十種以上。並列複合在中古翻譯佛經也是高度能產的。朱慶之 (1992) 指出，中古譯經有許多為了配合誦讀需要而造的單義多音詞，除了難以計其數的雙音詞外，還有不少三音節及四音節單義語詞，例如「曉知了」、「輕慢易」、「愍傷憐」、「消蕩滅」、「皆悉都」、「單獨一己」、「收屏蓋藏」等。¹¹ 這些用例可與劉承慧 (2002:482) 所舉《尚書》「剋殄滅」、「傲從康」、「嚴祇敬」、「嚴恭寅畏」、「徽柔懿恭」相互對照。中古文獻所展現的並列複合沒有超過先秦並列複合的格局，譯經新造並列複合詞也是依據漢語的造詞內規而行。¹²

並列複合詞內部的通指和專指成分，可能形成語義上的交互制約。潘允中 (1989:93) 主張通指成分的作用在於將專指成分抽象化，程湘清 (1992:72) 主張專指成分的作用在於限定通指成分的指涉面向，兩者正是各從一面切入解說制約關係。以《世說新語》中的「清遠」、「清新」、「清苦」為例，可以說通指的「清」將「遠」、「新」、「苦」抽象化，反之是「遠」、「新」、「苦」對「清」的語義指涉面向加以限定。

⁷ 潘允中 (1989:97) 提到，特殊與一般概念同義詞的複合是「同一事物或現象的特殊化，是名物現象的特殊化」，特殊和中性色彩的同義詞複合是「對事物或現象進行描寫的多樣化，是修辭色彩的多樣化」。這在本文論旨而言，並非必要的分辨。

⁸ 以下並列複合詞在先秦文獻的用例及分析見於劉承慧 (2003)，「廢 X」見於頁 120-121，「X 弱」見於頁 124-125。

⁹ 按「隊」同「墜」。

¹⁰ 朱慶之 (1992:130-131) 已舉出多位學者的統計數據，本文不再重複。

¹¹ 例見朱慶之 (1992:126-127)。

¹² 這裡內規是指並列複合規律。至於某些因為翻譯外來語文獻而新起的襯音成分，即朱慶之 (1992:138-159) 所謂「自由構詞語素」，可視為劉承慧 (2003, 2002) 所說「定型複合」模式中的定型成分；儘管與外來語有關，複合方式仍不出漢語內規。

並列複合成分語義制約的特性有可能誘使變動中的新起功能標記與舊有的同功能標記相複合——在實指成分 C 演變為功能成分 F 的過程中，必然有一段期間是實指義與功能義並行的，此時如果要確認 F，只要跟語言中舊有的同功能標記相複合，即可注明。

唐宋時期句末「了」從獨立表述完了義的謂語動詞虛化為語法標記，並逐步替換舊有同功能標記「也」，過渡期間曾出現並列複合的「了也」；又唐五代〔動（+賓）+了，下句〕替換中古〔動（+賓）+已，下句〕，「了」替換「已」的過渡階段也曾出現並列複合的「已了」。過渡階段出現的冗贅複合形式最顯而易見的作用是藉助舊有形式識別新起形式的功能。這些冗贅複合形式隨著新起標記語法地位確立就自然消失了。

2.2 唐宋共同語中的「了也」

過去學者對唐宋「了也」形成的緣由有不同的看法。潘維桂、楊天戈(1984)指出「了」、「也」連用時各有職司，「了」表示時間概念，相當於「已經」，「也」表示肯定語氣。文中假設：

了也 —— 了_{時間} + 也_{語氣}

潘、楊（頁 75）指出句末「了」、「也」連用，功能相當於句末「矣」，是「了」虛化過程中的過渡現象。本文贊同「了也」是演變過渡形式，但是對連用的主張則有所保留。¹³

梅祖麟(1994)認為「了也」是由〔動（+賓）+了，下句〕中的「了」（以下逕稱為「動後『了』」）和句末「也」組成；原本位在動詞組之後的「了」因為對動詞的依附加深，就移位到賓語前面，與動詞直接結合，此後句末「也」漸次被句末「了」替換。文中假設：

$V+O+了_{動後}+也_{句末} > V+了_{動後}+O+也_{句末} > V+了_{動後}+O+了_{句末}$

魏培泉(2002)認為「了也」始於有連接作用的助詞「了」和句末「也」相結合，此後或者發生音韻上的合併，或者「也」直接省略。文中假設：

¹³ 唐五代文獻中有些「了也」用例的確是表述性的「了」和句末「也」連用，但大部分「了也」用例屬於並列複合，是句末「了」替換「也」過渡階段的冗贅形式。詳見第 3.3 節。

了也 > 了 / 音韻合併或音節省略

梅祖麟(1994)和魏培泉(2002)都區別動後「了」和句末「了」，不過兩種研究對於「了也」的組成方式卻有不同的意見。梅祖麟認為動後「了」是動詞的從屬成分，「了」、「也」在句末只是並立，要等到動後「了」移位之後句末「也」才開始被句末「了」替換。魏培泉所說的「有連接作用的『了』」和梅祖麟所說動後「了」都是對應於中古譯經的「已」。魏培泉(頁 513)援引張洪年(Cheung 1977)指出，敦煌變文中有些「了」表示完結，有些表示狀態起始或持續，可見當時已經脫離補語階段，虛化為助詞；助詞「了」不能直接收束句子，需要跟另一個收句成分共現，於是出現「了也」。

問題是，連動式中的標記「了」在什麼條件之下會脫離它原本的構式？亦即最初有連接作用的助詞「了」如何脫離它從句標記的語法地位？為什麼從句「動(+賓)+了」不再要求與主句共現，而徑直地由「也」收句？為什麼「了」、「也」會在句末相鄰的位置上？

按照目前對於近代初期動後「了」和句末「也」的語法特性的理解，它們不應在句末緊鄰出現。動後「了」用於〔動(+賓)+了，下句〕，其中「了」位在上句之末，¹⁴後面跟著下句。如果一句之內兼用動後「了」和句末「也」，應有動詞組相隔，如下所示：

〔V(+O)+了_{動後}，VP+也_{句末}〕

這種用例在唐宋文獻極罕見，例(1)是目前所見較明確的例子。「喫餅了便辭」、「喫餅了去也」都屬於〔動(+賓)+了，下句〕，後者由句末「也」收句，「也」注記範圍是「喫餅了去」。

- (1) 師住庵時，有一僧喫粥了，便辭師。師問：「汝去什摩處？」僧曰：「禮拜大滂。」師云：「近那，喫餅了去也。」其僧便住。喫餅了便辭。
(祖堂集卷十九)

既然動後「了」和句末「也」不可能在句末比鄰出現，那麼唐五代文獻中為數不少的「了也」之例是怎麼來的？這個問題留待第 3 節討論。這裡讓我們從例(2)假設句末「了也」與句末「也」、句末「了」功能相同：

¹⁴ 請參閱張洪年(Cheung 1977)、梅祖麟(1981)以及蔣紹愚(2001)。

- (2) 此唱經文，分之為二。初明成長教示，後說母不說恩。成長教示中又分為二，初明獎教禮儀，後說婚嫁宜學……上來說獎教禮儀也……上來說男既成長，須為婚姻了……上來總是第一，明成長教示了也。從此第二，母不說恩……（敦煌變文集新書·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一））

底線標出的句子分別由句末「也」、「了」、「了也」注明動詞所述事件在言說當下都已經發生，言說當下狀態是前行事件終了或完成的「既成」狀態。¹⁵

2.3 先秦句末「矣」和唐宋句末「也」、「了」的淵源

例(2)中的標記可以追溯到先秦漢語句末標記「矣」。劉承慧(2007)指出先秦「矣」有三種主要的功能，三者間引伸關係如下：¹⁶

既成（時間）> 論斷（因果）> 評價（主觀認知）

例(3)-(5)是三種功能之例。¹⁷ 例(3)「吾殺之矣」表示姜氏說話當下殺人事件已經發生，「矣」是既成標記。例(4)「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是條件句，「矣」注記條件限定下的推論。例(5)「楚公子美矣」的「美」是評價，「矣」注記評價語氣。

- (3) 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 (4)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 (5) 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左傳·昭公元年）

¹⁵ 根據 Comrie (1976)，「既成」(PERFECT aspect) 涉及兩個時間點，一是參照時點，二是參照時點之前的另一個時點。既成標記表示相對於參照時間（通常是言說當下），動詞所述事件已在前一個時點上發生，言說當下存現的狀態正是該行事件終了或結束的狀態。餘見第 3.2 節。

¹⁶ 先秦「矣」從既成功能衍生出論斷功能，應該是出自 Sweetser (1990) 所說的「時間到因果的隱喻延伸」。至於衍生出表示評價的功能，可由 Traugott (1989) 所謂「主觀化」得到解釋。詳見劉承慧 (2007)。

¹⁷ 例(3)轉引自劉承慧(2007:745)，例(4)轉引自頁 754，例(5)轉引自頁 755。本文引證時特意舉出有句式依據或動詞語義明顯的用例，以免歧解而影響論述效力。

唐五代句末「也」兼具先秦句末「矣」的三種功能。¹⁸ 例(6)-(8)轉引自魏培泉(2002)。¹⁹ 例(6)是隱喻，「西山梅子熟也」表示變化發生，「也」是既成標記。例(7)「若到即有也」是個條件句，「即有也」是條件限定下的推論，「也」是論斷標記。例(8)「太深也」是評價之辭，「也」是評價標記。

- (6) 鹽官聞而嘆曰：「西山梅子熟也，汝曹可往彼隨意採摘去。」(祖堂集卷十五)
- (7) 和尚曰：「你應到西天也無？」對曰：「若到即有也」(祖堂集卷四)
- (8) 問：「如何是般若？」師云：「是什摩？」僧云：「與摩則因師委得去也。」師云：「委得底事作摩生？」學云：「遇茶喫茶。」師云：「太深也。」(祖堂集卷十三)

值得注意的是，唐五代「也」同時保有先秦句末「也」的功能。如例(9)即傳統所謂的「判斷句」，²⁰「也」沿襲先秦慣例，充當句式標記。先秦「矣」並沒有這項功能。²¹

- (9) 第一祖大迦葉尊者，摩竭國人也。(祖堂集卷一)

唐五代句末「也」兼有先秦句末「也」、「矣」的特性，而「了」只接替原本屬於句末「矣」的功能。

3. 唐末宋初的複合標記「了也」

第 2.2 節回顧過去學者對唐宋時期「了也」的看法，並指出問題在於唐五代動後「了」是〔動(＋賓)＋了，下句〕內部的標記，「也」是句末標記，就構式觀點而論，它們不太可能在句末位置緊鄰出現。本節提出另一種假設：中古到

¹⁸ 中古與近代句末「也」為什麼具有先秦「矣」的功能，目前學者之間仍存有歧見。本文囿於論旨，不擬深入分辨。請參閱楊秀芳(1991)、魏培泉(2002)、陳前瑞(2008)。

¹⁹ 例(6)轉引自頁 508；例(7)轉引自頁 502，為行文簡潔起見，僅轉錄對話的最後一段；例(8)轉引自頁 509。這三個案例的分析也是以魏培泉對句義的解釋為基礎。

²⁰ 例(9)轉引自魏培泉(2002:496)。

²¹ 先秦句末助詞「也」、「矣」功能的辨析，請參閱劉承慧(2008)。

近代句末「了」與動後「了」在不同的語法位置上各自演變，「了也」是句末「了」替換句末「也」的過渡形式。

3.1 句末「了」的來源

唐五代句末「了」和動後「了」各有來源。〔動（＋賓）＋了，下句〕中的動後「了」是來自中古譯經〔動（＋賓）＋已，下句〕中的動後「已」，²² 動後「了」就像動後「已」一樣是構式的專屬標記。除非有證據顯示〔動（＋賓）＋了，下句〕分化出新的構式〔動（＋賓）＋了〕，誘發句末「了」的生成，否則句末「了」和動後「了」不是同一個來源。²³

我們目前並沒有發現到〔動（＋賓）＋了，下句〕分化出〔動（＋賓）＋了〕的跡象。同時我們又見到句末「了」逐步演變的歷程：它從表示終了義的動詞獨立充當謂語，漸次虛化為句末標記。

中古時期指涉終了義的「了」用例不多，²⁴ 傾向用於句末。試看：

- (10) 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廚下切鱠適了。
（三國志·吳志·吳書十八）
- (11) 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晉書·庾純傳）
- (12) 嘗負驃騎諮議刁逵社錢三萬，經時不還。逵以其無行，錄而徵責，驃騎長史王謐以錢代還，事方得了。（魏書·島夷劉裕傳）
- (13) 名位未高，如為勳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使煩重，感辱祖父。（顏氏家訓·風操）

例(10)-(11)分別以「了」表述前行謂語所述事件終了或未了。例(12)「事方得了」中的「得了」、例(13)「速報取了」中的「取了」分屬於中古表示狀態變化的定型複合「得 V」、「取 V」。²⁵「得了」是謂語中心語，「得」具有特別的作用，就是注記「了」表述結果狀態。「速報取了」意思是「快速回應（勳貴所逼

²² 請參閱蔣紹愚(2001, 2007)、魏培泉(2002)。

²³ 複合證據顯示語言使用者把兩個「了」當作不同的標記，動後「了」主要對應複合標記「已了」，句末「了」主要對應複合標記「了也」。本節討論「了也」相關問題，「已了」的討論見於第4節。

²⁴ 中古「了」主要指涉「明了」、「了解」，其次表示「全部」、「完盡」。幾個義項之間應有引伸關係，只是囿於論旨，本文不擬詳論。

²⁵ 請參閱劉承慧(1999b:372-373)。

之事)使終了」,「取」的注記作用相當於「得」,「了」也表述結果狀態,「報」和「取了」由使成因果相聯繫。

此外,還有「了」之後由「矣」收句之例:²⁶

(14) 於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償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北史·李士謙傳)

(15) 喬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三國志·蜀志·楊洪傳)

例(14)「償了矣」是由「矣」收束「償了」,「了」和「矣」沒有直接組合關係,應該是兩個不同功能的語法成分的連用。例(15)「公留我了矣」由「矣」收束「公留我了」,「留」和「了」也是由使成因果相聯繫。根據「留我了」和例(13)「速報取了」設想,「了」在中古已顯出與前行動詞共同表述的趨勢。

完了義動詞「了」在中古翻譯佛經不多見。中古與近代之交偶有用例,語法表現與文士作品一致。以下轉引蔣紹愚(2007:276)的舉例:例(16)中「莊飾了」的「了」仍可視為獨立謂語;例(17)「償令了」是使成式,「了」表述結果狀態,與「留我了」的「了」功能相仿。

(16) 時蜜捺羅報曰:「汝癡婦女人,或言未莊飾,或言莊飾了。」(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一,頁102之3)

(17) 我於當時,求智求道。若負他債,悉償令了。(佛本行集經卷二十,頁745之3)

中古無論文士之作或翻譯之作都沒有虛化的「了」,只有以「了」作為獨用或連用謂語來表述事件終了或完了。到了唐代敦煌變文,高度虛化的句末「了」與表述性的句末「了」並行。表述性的「了」如例(18)-(19)所示:

(18) 遂□□笏奏曰:「臣與陛下勾改之案了。」(敦煌變文集新書·唐太宗入冥記)

(19) 是時遠公心懷惆悵,怨恨自身,知宿債未了,專待賣身已常(以償)他白莊。(敦煌變文集新書·廬山遠公話)

(20) 合門眷屬並良賤,稱念磨訶般若音。一剎那間遍布了,聖力明知實甚深。(敦煌變文集新書·降魔變文一卷)

²⁶ 例(15)轉引自曹廣順(1995:84)。

例 (20) 是句末「了」高度虛化之例：「一剎那間遍布了」意思是「在眾人稱念的剎那間，磨訶般若音已然遍布四週」，「了」與終了義動詞的語義關聯性幾近全失。像「遍布了」那樣高度虛化的用例在敦煌變文很少見，《祖堂集》用例較多。據此推想，句末標記「了」成立於唐五代。句末標記「了」成立，就意味它與來源動詞「了」正式分化。

3.2 句末「了」的興起

唐五代動後「了」和句末「了」並行。動後「了」專指連動式〔動（+賓）+了，下句〕中的「了」，這種連動式普遍見於唐五代文獻，它的典型特徵是前後謂語所述事件具有動態延續性，「了」是動態延續性的標記。動後「了」的相關討論見於第 4 節，這裡舉出兩例，以利對照：

(21) 讀齋文了，唱念釋迦牟尼佛。（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

(22) 作此語了，遂即南行。（敦煌變文集新書·伍子胥變文）

反之，虛化的句末標記「了」在唐五代文獻還不多見。例 (2) 中的「上來說男既成長，須爲婚姻了」是一例，其他如例 (23)-(28)：²⁷

(23) 大使尋以今月三日到京都了。（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

(24) 晚間博士惠來，畫幀功錢同量定了：五十貫錢作五副幀。（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

(25) 兩軍中尉語趙歸真曰：「今日進仙台了，不知公等求仙得否？」（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²⁸

(26) 似世尊怜念法界內一切衆生……一個個交出離苦源，人人盡登常樂了。（敦煌變文集新書·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一））

(27) 師問：「適來有一个僧未得喫飯，汝供養得摩？」對曰：「供養了。」（祖堂集卷十四）

(28) 中邑下繩床，執師手作舞云：「猩猩與汝相見了。」（袁州仰山慧寂禪師語錄，頁 585 之 2）

²⁷ 例 (24) 轉引自蔣紹愚 (2007:279)。例 (27) 已見於魏培泉 (2002:511)，同頁還有另外一例「向汝與摩道，已是平欺汝了也，向汝道，未□門以前早共汝商量了」。

²⁸ 這個用例表面上有下句，但前後兩句句值不同，應視為兩個獨立句的並立。

以上各例中動詞的性質不盡相同。「到」、「量定」、「見」屬於達成動詞(achievement verb)，指涉事件的完成；由於完成概念已經內化於動詞指涉，「了」是語法標記。「進」、「登」、「供養」指涉活動歷程連同其終點，語義特徵與達成動詞有部分重疊；因為終點特徵所對應的完結概念存於動詞內，「了」也可能被視為語法標記。

另一方面，例(29)中的「答」僅指涉活動歷程，活動終點由「了」表述，「答了」內部語義聯繫與例(17)「償令了」相仿。

- (29) 崔子玉□□與皇帝答問頭，此時只用六字便答了。(敦煌變文集新書·唐太宗入冥記)

例(29)「答了」如同中古使成因果分述的「留我了」、「償令了」，「了」還保有表述性，例(23)「到京都了」中的「了」失去動詞的表述性，純粹是句末標記。介於兩者之間的是例(26)-(27)「登常樂了」、「供養了」一類，如果偏取動詞的活動指涉，那麼「了」仍保有表述性；要是全取活動連同其終點指涉，「了」即成句末標記。這類兩解案例可能是導致「了」虛化的關鍵。

文獻用例顯示，位於句末的動詞「了」是從謂語轉為語法標記：它最初獨立表述前行事件的結束，繼而與前行動詞共同表述使成因果，最終因前行動詞隱含事件終點而虛化。搭配達成動詞的句末「了」是虛化最終階段的具體表現。

那麼句末「了」功能如何？「了」虛化的第一步是注記「既成貌」，即 Comrie (1976) 所說的 PERFECT aspect。Comrie 主張既成概念涉及「言說者設定的參照時點」和「參照時點之前的另一時點」；既成標記注明「謂語所述事件在參照時點之前的另一個時點上已經發生」，而被注記的謂語表述前行事件發生後的結果狀態。最常見的參照時點是言說當下，例(25)-(28)都是如此。例(23)-(24)則分別以「今月三日」、「晚間」為參照時點，「了」表示「到京都」、「畫幀功錢同量定」在參照時點上已然發生。

根據先秦句末「矣」、唐五代句末「也」的前例，既成貌標記「了」也將取得注記論斷和評價的功能。例(30)中的「便是僧家移轉了」即是以「了」注記推論結果。這是我們從《敦煌變文集新書》、《祖堂集》發現的唯一案例。

- (30) □□黎(黎)杖若隨身，便是僧家移轉了。(敦煌變文集新書·秋吟一本(一))

句末「了」取得注記論斷與評價功能應是出於既成標記在不同組合情況下的引申，我們認為劉承慧(2007)針對先秦句末「矣」提出的引申假設同樣適用於句末「了」。句末「了」在唐五代《敦煌變文集新書》、《祖堂集》幾乎都是注記既成，北宋《二程集》中句末「了」已經兼備既成、論斷、評價三種功能，即如第3.4節例(45)-(50)所示。

3.3 句末「了也」的形成

唐宋時期句末標記「了也」有不同的使用分布。《六祖壇經》、《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見不到句末「了也」，《敦煌變文集新書》只有三例，包括例(2)「上來總是第一，明成長教示了也」以及同篇下文「上來第一，說不念重德了也」，還有例(31)「皆來拜懺在天庭了也」。²⁹ 三例都表示既成。

(31) 聞道鳳凰林裏現，皆來拜懺在天庭了也。(敦煌變文集新書·百鳥名)

另方面，《祖堂集》有句末「了也」四十二例，略舉三例如下，³⁰ 其中與「了也」搭配的動詞「到」、「識得」、「占却」都是達成動詞。三例都表示既成。

(32) 雪峰見他來，問師：「教你去江西，那得与摩迴速乎？」師對曰：「到了也。」(祖堂集卷十)

(33) 我亦見汝行脚人，入門便識得汝了也。(祖堂集卷十六)

(34) 師曰：「阿那个山敢住？」對曰：「阿那个山不敢住？」師曰：「与摩則大唐國內山總被闍梨占却了也。」(祖堂集卷六)

第3.1-3.2節例證顯示，句末「了」很可能是從中古獨立謂語「了」演變為使成式的結果成分，然後虛化為句末標記；「了」虛化為句末標記之後，才允許搭配達成動詞。例(32)-(34)中的動詞都是達成動詞，意味著「了」已經是句末標記。但若「了」是句末標記，為什麼又用「也」？

魏培泉(2002:518)指出，《祖堂集》中的「『了也』的『了』應該多數已是助詞『了』」。既然「了」已經成為句末助詞，外加「也」完全是冗贅，除非「也」

²⁹ 此外《敦煌變文集新書·維摩詰經講經文》有「如是與君解了也，我聞次第處唱將來」、「我聞解了也，次第處唱將來」兩例，「解了」應是並列複合詞，「也」是句末標記。

³⁰ 魏培泉(2002:515-518)已經為《祖堂集》中「了也」用例作出詳盡的解說，本文不再重複。

對「了」賦有某種限定作用。若根據漢語內規，同功能的「了」、「也」最可能是並列複合標記，複合動機是由「也」注記「了」的新起功能。

從某些個案推測，演變過渡階段冗贅形式「了也」在口語中流行的程度可能不下於「了」。例 (28)「猩猩與汝相見了」以「了」搭配達成動詞組「相見」。「相見」在《祖堂集》總共有五例，如下所示，只有一例以「了」收句，其餘都用「了也」收句。³¹

- (35) 後具威儀，始欲上法堂，師云：「已相見了，不要上來！」（祖堂集卷七）
- (36) 師纔望見洞山，便云：「已相見了也，不用更上來！」（祖堂集卷十四）
- (37) 纔入法堂，師便云：「已相見了也，不用更上來！」（祖堂集卷十五）
- (38) 又去和尚處，便問：「適來道已相見了也，什摩處是与某甲相見處？」（祖堂集卷十四）
- (39) 師云：「我早個相見了也。」（祖堂集卷十六）

最後要附帶說明，潘維桂、楊天戈(1984)所謂的「了」、「也」連用，應是類似例 (15)「公留我了矣」中的「了」和「矣」在句末緊鄰出現，「了」是表述成分，「矣」是句末標記。這種用例唐五代口語文獻偶而可見：

- (40) 又云臨行因曬麥問僧：「曬了也未？」僧云：「了也。」（雲門匡真禪師語錄卷下）
- (41) 師云：「喫粥了也未？」僧云：「了也。」（雲門匡真禪師語錄卷中）
- (42) 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雲門匡真禪師語錄卷下）

例 (40)-(41) 中的答話都是「了也」，顯示「了」有很強的表述性，並且對前行動詞的依附程度不高。這正是潘、楊兩位所說的連用之例。不過同一部文獻也有完整答話，如例 (42)「喫粥了也」，其中「喫粥了」是使成式，「喫粥了也」可與例 (15)「公留我了矣」相互對照。

³¹ 例 (35)-(38) 表面上有下句，不過只要與例 (21)-(22) 略作比較，即可確知兩個分句之間沒有連動關係，前後句值也不同，應視為獨立句的並立。

偶發的連用現象不足以否定並列複合「了也」的真實性。例 (40)-(42) 中的動詞「曬」、「喫」表述行為活動，都不是達成動詞，而搭配達成動詞的句末「了也」才是典型的複合標記。

3.4 複合標記「了也」在替換過程中的興滅

並列複合「了也」隨著「了」虛化而興起。「了」、「也」、「了也」在唐五代文獻《敦煌變文集新書》、《祖堂集》並行，不過使用分布寬窄不同。「也」分布最寬，注記既成、論斷或評價三種謂語。「了也」注記既成，但偶而也注記既成與論斷兩解的謂語，如例 (34)「与摩則大唐國內山總被闍梨占却了也」。值得注意的是，例 (34) 論斷解釋係以既成解釋為基礎；儘管容許論斷解釋，也並沒有脫離既成範疇。唐五代「了」多半注記既成，純粹注記論斷如例 (30)「便是僧家移轉了」其實不多見。這個階段句末「也」、「了」、「了也」主要在既成功能上互通。

按理說，注記論斷謂語的「了也」必須要等到「了」發展為論斷標記之後才會出現。《敦煌變文集新書》沒有以「了也」注記論斷之例，「了」注記論斷的也僅只一例，合理的推測是「了」才剛從既成延伸到論斷。³²

新舊標記並列複合的主要作用是以舊有形式幫助識別新起形式的功能，一旦新起形式的功能穩固之後，複合標記「了也」應當會消失。試把唐五代《祖堂集》和北宋《二程集》放到唐宋共同語的脈絡，觀察「了也」的興滅。

句末「了」在《祖堂集》大都是既成標記，還沒有開始注記評價謂語，注記評價仍是句末「也」的專職。例 (43)-(44)「太多也」、「太遲也」都涉及言說者個人主觀評價，就引申的進程來說，是虛化的極致。這種「也」還沒有被「了」替換。

(43) 石頭甚奇之，乃略為說法要，師便掩耳云：「太多也。」（祖堂集卷四）

(44) 師良久云：「作摩？作摩？」洞山云：「太遲也。」（祖堂集卷五）

下一階段的句末「了」已具備三種功能：例 (45)-(46) 是既成之例，例 (47)-(48) 是論斷之例，例 (49)-(50) 是評價之例。

³² 我們承認本文援引資料有限，目前僅能作初步的辨析。

- (45) 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
- (46)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
- (47) 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或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
- (48) 荊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九)
- (49)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二程集·河南程氏外書卷三)
- (50) 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二程集·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二)

另方面，《二程集》中「了也」不再用於注記既成謂語，但仍偶而注記論斷與評價，如(51)是論斷之例，(52)是評價之例。

- (51)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
- (52)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一)

根據《祖堂集》和《二程集》中「了」、「也」和「了也」的使用狀況，我們假設唐五代句末「了」開始替換「也」，到北宋時期趨近尾聲。此外，其他唐代禪師語錄資料可能對上述假設有所補充。

唐代《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很少單用句末「了」，若非使用「也」，就用複合標記「了也」。其中「了也」完全展現「也」的功能：例(53)「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是既成之例，(54)「石火電光即過了也」是針對「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所作的論斷，(55)「大錯了也」則是評價。

- (53) 黃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臨濟慧照禪師語錄·行錄，頁505之1)
- (54) 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即過了也。(臨濟慧照禪師語錄，頁501之2)

- (55) 爾祇麼認他閑名為實，大錯了也。(臨濟慧照禪師語錄，頁 499 之 3)

以「了也」注記論斷與評價，卻沒有以句末「了」注記論斷或評價之例，與同時期文獻中「了」與「了也」並行的情況不同。看來語言使用者會因為對語言變動的高度自覺而刻意選用區別形式。《祖堂集》「相見了」只出現一例，「相見了也」有四例，也是偏向使用標記形式；如果把這種偏向推展到極致，將是全用區別形式。《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專用「了也」或許是這個緣故。

其實《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年代略早於《祖堂集》，但這其中還涉及不同的地域方言演變速度的差異。《祖堂集》代表南方方言，《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可能代表中原附近的方言。同時期南方禪師語錄如《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鴻山靈祐禪師語錄》中的「了也」都表示既成，如例(56)-(57)所示，表現近於《祖堂集》。

- (56) 平日只管瞞人，爭知道今日自瞞了也。(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頁 387 之 1)
- (57) 上林參師，師云：「大德作甚麼來？」上林云：「介胄全具。」師云：「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上林云：「卸了也。」(潭州鴻山靈祐禪師語錄，頁 580 之 3)

囿於論旨，本文不更深入討論句末「了」及「了也」在近代初期各地方言的分布狀況。這裡以《臨濟慧照禪師語錄》為補充證據，進一步假設複合標記「了也」在近代初期唐宋共同語中的興起與消亡過程：

- (A) 複合標記「了也」是以舊有標記「也」與新起同功能標記「了」結合成冗贅形式，幫助識別「了」的新起功能；它伴隨「了」演變為既成標記而生，如《祖堂集》所示。
- (B) 爾後「了」功能擴展，開始注記論斷與評價，就進入三種功能並行的階段，「了也」也有相應的表現，如《臨濟慧照禪師語錄》所示。
- (C) 冗贅形式會隨著新起功能的語法地位鞏固而消失，表示既成的「了也」隨著「了」既成功能確立而率先消失，如《二程集》所示。
- (D) 最後當「了」完全替換「也」，注記論斷與評價的「了也」也將自然走上衰微。

4. 中古與近代之交與動後「了」相關的複合標記

第 3.2 節例 (21)-(22)「讀齋文了，唱念釋迦牟尼佛」、「作此語了，遂即南行」都隸屬於〔動（＋賓）＋了，下句〕，「了」即是所謂的動後「了」。動後「了」與句末「了」根本區別在於動後「了」受所屬構式制約，構式規定要有下句共現才能成句。

我們根據 Goldberg (1995) 對「構式」(construction) 組成分子的認定，把動後「了」和句末「了」當作不同的語法單位。³³ 兩者的差異可由複合標記予以印證——與動後「了」相關的複合標記不是「了也」，而是「已了」以及其他源自中古的同功能標記。

唐五代動後「了」所依存的〔動（＋賓）＋了，下句〕源自中古〔動（＋賓）＋已，下句〕，動後「了」替換了來源構式中的動後「已」，而新舊複合的「已了」是過渡時期使用最頻繁的複合標記。這正和句末「了」替換「也」過渡時期出現並列複合「了也」相仿。只不過唐五代有其他的動後複合標記，如「已訖」、「既畢」之類。中古譯經也有多種複合標記，如「已訖」、「訖已」之類。³⁴ 為什麼會形成為數眾多的複合標記，顯然需要解釋。

中古動後「已」涉及複雜的語言接觸問題，不是本文所能處理的。³⁵ 以下聚焦在攸關本文論旨的三項重點上：(一) 動後「了」與句末「了」來源不同，(二) 唐五代與動後「了」最為相關的複合標記是「已了」，(三) 中古晚期到唐五代有多種複合標記並存，是〔動（＋賓）＋X，下句〕之語法標記 X 處於劇烈變動下的真實反映。

4.1 唐五代動後「了」的來源

關於動後「了」的來源，有兩派意見。梅祖麟 (1999) 主張動後「了」來自戰

³³ 以下是 Goldberg (1995:4) 的定義：“C is a CONSTRUCTION iff_{def} C is a form-meaning pair <F_i, S_i> such that some aspect of F_i or some aspect of S_i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C's component parts or from othe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constructions.” 準此，動後「了」是〔動（＋賓）＋了，下句〕的組成分子，它的性質與作用有別於構式以外的獨用動詞「了」或句末標記「了」。

³⁴ 值得注意的是，「已訖」、「訖已」、「畢已」、「已畢」同時見於《賢愚經》，「已畢」、「畢已」、「已竟」、「竟已」、「已訖」、「訖已」同時見於《佛本行集經》。兩個成分順序自由互換正是並列複合最重要的特徵。

³⁵ 我們已於〈中古譯經「已」對近代「了」的影響——語言接觸如何牽動語法演變〉一文討論中古動後「已」的來源及其與唐宋時期動後「了」的繼承關係。該文目前送審中。

國與西漢之交新起連動式中的動後「已」，是漢語自然發展的產物。蔣紹愚 (2001) 認為中古動後「已」並非單一來源，其一正如梅祖麟所說，是出於漢語系統內部，其二來自譯經裡對應梵語絕對分詞形態的「已」，而唐五代動後「了」是中古兩種「已」的混合體。

且看梅祖麟 (1999:289) 的舉例：「鑽中已，又灼龜首」為連動式，「已」是謂語，表述「鑽中」步驟結束，下句提出後續步驟。這種連動式起於隨機結合的自由詞組，長期沿用之下就固化為構式〔動（＋賓）＋已，下句〕。

(58) 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史記·龜策列傳)

(59) 食已，徐問所以來意。(賢愚經卷八，頁 408 之 1)

此一構式常見於中古譯經。例 (59) 是蔣紹愚 (2001:76) 的舉例，其中「已」表述進食活動結束，下句表述後續事件。不過「已」的性質似乎隨著〔動（＋賓）＋已，下句〕翻譯外來語的用例激增而出現變化。請看蔣紹愚（頁 74）所舉的另一個譯經用例：

(60) 夜叉得已，於高座上眾會之中取而食之。(賢愚經卷一，頁 349 之 2)

兩例中「已」的功能因為所搭配的動詞而有不同：例 (59)「食」指涉行為活動，「已」表示活動完結；例 (60)「得」指涉達成狀態，屬於第 3.2 節提到的達成動詞，「已」注記狀態完成。完結的「已」源自例 (58) 一類連動式，為漢語固有，完成的「已」出自翻譯梵語絕對分詞形態的「已」。

譯經依憑漢語固有構式中的「已」翻譯梵語表示完成的絕對分詞形態，將會帶來什麼影響？「已」在漢語原有構式中固定搭配指涉行為活動的動詞，很容易解釋為表述行為活動結束的獨立謂語；譯經將達成動詞引入構式，達成動詞涵蓋終點或結果，故而「已」不再被賦予表示行為活動結束的功能，也不可能援例視為謂語，必將會迫使「已」連同整個構式發生重新分析 (reanalysis)。因此將會帶來兩個層面的影響，一是構式意義改變，致使譯經〔動（＋賓）＋已，下句〕與來源構式發生分歧，二是構式中的組成分子「已」表述性弱化，最終與來源動詞徹底分化。

由漢語系統衍生的構式中，動後「已」最早出現，「竟」、「訖」、「畢」隨後也進入同一構式，如例 (61)-(63) 所示。蔣紹愚 (2001) 指出文人作品如《世說新

語》、《齊民要術》、《洛陽伽藍記》偏用「竟」、「訖」、「畢」，意味著某些中古傳統文士傾向採取舊有構式，因此與譯經用「已」作出區隔。

- (61)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
(世說新語·雅量)
- (62) 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世說新語·汰侈)
- (63) 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世說新語·方正)

例(61)-(63)中的「竟」、「訖」、「畢」就像是例(58)中的「已」搭配行為動詞，充當表述行為活動終了獨立謂語。例(62)以行為動詞「視」搭配獨立謂語「訖」，恰與例(64)以達成動詞「見」搭配「已」形成對比。

- (64) 象師見已，往白王言，……(賢愚經卷三，頁372之2)

中古譯經把達成動詞納入〔動(+賓)+已，下句〕，讓這個源自漢語的構式感染了外來語特徵，造成譯經構式與漢語構式的分歧。譯經構式的上句動詞包含行為動詞，與漢語構式上句動詞重疊，但是隨著動後「已」搭配達成動詞在譯經流行，獨立表述作用越見衰落，與構式的依附關係越見緊密，動後「已」終將失去獨立動詞的表述性。這個「已」是唐五代動後「了」的源頭。

4.2 從中古動後「已」到唐五代動後「了」

蔣紹愚(2001)揭示中古譯經受梵語影響的構式〔動(+賓)+已，下句〕與漢語固有構式〔動(+賓)+竟/訖/畢，下句〕之間的差異。³⁶ 蔣紹愚(2007)指出隋代《佛本行集經》、唐初《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兩部譯經有些「已」不太可能是梵語絕對分詞的翻譯，意味著這個受外來語感染的構式在漢語形成了自身的演進。以下轉引蔣紹愚(頁272-273)所舉之例：

- (65) 自恣飽已，佛及大眾洗鉢澡手。(佛本行集經卷五十五，頁906之3)
- (66) 汝今且住，我當求師。若尋得已，當告汝知。(佛本行集經卷四十六，頁866之1)

³⁶ 最初「已」也是漢語構式的標記，漢語構式理應記為〔動(+賓)+已/竟/訖/畢，下句〕。不過本文為了區隔起見，本文中以〔動(+賓)+竟/訖/畢，下句〕表示。

- (67) 時彼王仙既被射已，有兩涕血出墮於地，即便命終。(佛本行集經卷五，頁 647 之 2)
- (68) 大王！我於彼時聞是語已，故來至此觀看童子。(佛本行集經卷九，頁 695 之 1)

例 (65)「自恣飽已」由形容詞「飽」搭配「已」；例 (66)「若尋得已」是以使成/動補複合動詞「尋得」搭配「已」，「若」注明上下句之間由設想中的條件關係相聯繫；例 (67) 上句謂語中心語「被射」是被動形式，³⁷ 例 (68) 上下句指涉非連續發生的因果事件。蔣紹愚認為這些擴大使用的例證顯示〔動（＋賓）＋已，下句〕已滲透到佛經譯者的口頭語言。

但譯經構式〔動（＋賓）＋已，下句〕應該是在更早的年代就影響到佛教相關人士的語言習慣，東晉法顯所著《高僧法顯傳》不屬於譯經系統，卻已出現達成動詞、使成/動補複合動詞以及形容詞搭配「已」的用例：³⁸

- (69) 得此梵本已，即載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餘人。(高僧法顯傳，頁 865 之 3)
- (70) 其中有福者逃避入山，惡人相殺盡已，還復來出。(高僧法顯傳，頁 865 之 3)
- (71) 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高僧法顯傳，頁 866 之 1)

非但如此，從文士作品偶發的用例推測，佛經語言習慣很可能也影響到某些佛教以外的中古人士。試看：

- (72) 易怪之，乃為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搜神記卷二十)
- (73) 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過訖，水復。(搜神記卷一)

³⁷ 根據陳淑芬 (Chen 2006:298-299)，「已」不僅用於翻譯“-tvā”或“-ya”形態的絕對分詞，還翻譯“-ta”形態的「過去被動分詞」(past passive participle)。例 (67) 是否與過去被動分詞形態相對應，我們並不清楚。此外，蔣紹愚 (2007) 指出上下句主語不同也是出於漢語的演進，然而翻譯過去被動分詞的「動＋已」或「動＋賓＋已」似乎沒有共用主語的約束。由於我們欠缺深入判別的依據，因此暫予擱置。

³⁸ 審查人指出《高僧法顯傳》不是翻譯作品，卻有譯經「已」的用法，讓本文作者對譯經構式如何滲透到中古漢語產生了更明確的想法，特此注明。

例(72)「生畢」是以達成動詞「生」搭配「畢」，如前所述，「畢」在這種組合情況下無法發揮獨立表述活動完結的功能。例(73)「過訖」承接上文「徐行而過」，可與例(74)「見已」、「取已」承接上文的方式相互對照：

- (74) 時太子見彼鴈帶箭被傷墮地，見已，兩手安徐捧取，取已，加跌，安鴈膝上。(佛本行集經卷十二，頁705之3)

同樣不屬於譯經系統的《齊民要術》出現以動後「訖」搭配使成/動補複合動詞以及單音達成動詞之例，如(75)-(76)所示。這種用例中的「訖」同樣逸出漢語構式的格局。

- (75) 九月熟，曝乾訖，剝殼取食之，味似栗，出交趾。(齊民要術·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
(76) 鋤時別作小刀鋤，勿使細土覆心。今秋取訖，至來年更不須種，自旅生也。(齊民要術·伐木)

此外，《齊民要術》還有「了」用於上句之例：³⁹

- (77) 又方：淨洗了，搗杏人和豬脂塗。(齊民要術·養牛、馬、驢、騾)

例(77)「淨洗了」以「了」搭配「淨洗」，可與《世說新語·儉嗇》「飽共噉畢，伐之」相對照。準此，動後「了」早期用例可能出自「了」向其他終了義動詞類推而進入漢語構式。那麼「了」是否也像《齊民要術》中的「訖」向譯經構式靠近？唐初《六祖壇經》、《寒山詩》用例反映出同樣的趨勢。例(78)-(80)轉引自蔣紹愚(2007:278)，後兩例中「了」都搭配達成動詞。

- (78) 大師言：「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六祖壇經)
(79) 如今得了，遞代流行。(六祖壇經)
(80) 死了萬事休，誰人承後嗣。(全唐詩四·寒山詩三百三首之八十五)

以上例證說明譯經「已」的組合特性進入漢語口語，這種特性也顯現在唐初動後「了」上。此外，從構式意義也可以看出〔動(+賓)+了，下句〕和〔動(+賓)+已，下句〕的繼承關係。漢語固有構式〔動(+賓)+竟/訖/畢，下

³⁹ 例(77)轉引自楊秀芳(1991:227)。

句〕中的上下句以時間關係相聯繫，如例 (61)-(63) 所示，構式意義並沒有脫離「發生一事之後接著發生另一事」的連動格局。譯經〔動（＋賓）＋已，下句〕的構式意義則是「兩事間存有時間、因果、條件等廣義的因果關係」。試看一個東漢譯經的用例：「浴已三毒盡」的「三毒盡」指涉「浴」所述行為活動的結果狀態，「三毒盡」發生時間與「浴」終點時間重疊，這個句子表達「浴」和「三毒盡」之間的因果關係。

- (81) 處於山樹間，何物洗身垢，道藏為浴池，正水滿其淵，浴已三毒盡，三達快無雙。(中本起經卷上，頁 155 之 2)

唐五代〔動（＋賓）＋了，下句〕如同譯經〔動（＋賓）＋已，下句〕，有時表示連續事件，亦即上下句動詞所指行為活動接連發生；有時表示因果事件導致某種狀態變化發生，亦即下句動詞指涉上句動詞出示的原因或條件的結果狀態。前者如例 (82)-(83) 所示，後者如例 (84)-(85) 所示。其中「歡喜」、「聞」、「見」、「成長」都屬於達成動詞。

- (82) 長者身心歡喜了，持其實蓋詣如來。(敦煌變文集新書·維摩經押座文)
- (83) 天龍聞了稱希有，菩薩聽時讚吉祥。(敦煌變文集新書·妙法蓮華經講經文(二))
- (84) 令朕心酸難治位，羣臣見了面含羞。(敦煌變文集新書·太子成道變文)
- (85) 佛交濁世男兼女，成長了直須孝父母。(敦煌變文集新書·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一))

就構式的歷史源流而言，唐五代〔動（＋賓）＋了，下句〕是中古譯經〔動（＋賓）＋已，下句〕的直接繼承者，構式中的組成分子「了」與「已」都不具獨立表述性，它們注記上下句存有廣義因果聯繫。

4.3 與動後「了」相關的複合標記

近代初期動後「了」興起，與舊有標記「已」、「訖」並行，此外還有其他幾種同功能的複合標記，如例 (86)-(94) 所示：

- (86) 子胥聞此語已，即知是船人之子。(敦煌變文集新書·伍子胥變文)
- (87) 作此語了，遂即南行。(敦煌變文集新書·伍子胥變文)
- (88) 爾時長子寶積及五百長者子，既獻七寶蓋已，乃說偈讚歎世尊訖，乃白佛言……(敦煌變文集新書·維摩詰經講經文)
- (89) 子京則香湯沐浴，裝束已了，出門遙望，正見梁元皓鞍馬隊仗到來。(敦煌變文集新書·搜神記一卷)
- (90) 大王發願已訖，便令武士推去新婦兼及孩兒。(敦煌變文集新書·太子成道經一卷)
- (91) 囑付已畢，拜別而行。(敦煌變文集新書·目連變文)
- (92) 書契既了，度與相公。(敦煌變文集新書·廬山遠公話)
- (93) 嵩葬既訖，於墓所三年親自負土培墳，哭聲不絕。(敦煌變文集新書·搜神記一卷)
- (94) 善慶思惟既畢，滿目是淚。(敦煌變文集新書·廬山遠公話)

例(89)-(94)有六種複合標記，它們在《敦煌變文集新書》中的使用情況如〈表1〉所示：新起的「了」與舊有的「已」並列複合而生成的「已了」，活躍程度高於其他五種形式，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之一。

〈表1〉《敦煌變文集新書》的動後複合標記⁴⁰

已了	已訖	已畢	既了	既訖	既畢
42	17	4	6	3	4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已訖」、「已畢」、「既訖」、「既畢」都沿用自中古文獻語言：

- (95) 羨那聞說，倍加恭敬，香華妓樂，悉以供養。供養已訖，即便過去。(賢愚經卷六，頁395-2)

⁴⁰ 另《敦煌變文集新書》出現「已竟」八例，其中七例都用於收束前一段經文解釋，如「上來解上生二字已竟，從此解兜率者」、「上來總是十八住處門中，且有六段經文，於色已竟，今當第六心具足者」，「已竟」是獨立謂語，後續「從此……」、「今當……」開啓下文。承上啓下的行文方式與例(2)「上來總是第一，明成長教示了也。從此第二……」相仿。類似的情況「已了」也有兩例，我們統計時已將這兩例排除在外，〈表1〉指出「已了」四十二例全都屬於〔動(+賓)+已了，下句〕用例。又「已竟」八例中最後一例是「三段經文，合爲一唱，解釋已竟」，「已竟」作獨立謂語，收束整個段落。因為八例「已竟」都不是動後「已」的同功能形式，所以「已竟」並沒有列入〈表1〉。

- (96) 鋪設既訖，心發是念……（佛本行集經卷四十一，頁 845 之 3）
(97) 修禮已畢，次第而坐。（佛本行集經卷五十三，頁 900 之 3）
(98) 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世說新語·簡傲）

中古譯經有多種同功能複合形式。例 (99)-(101) 中的「訖已」、「畢竟」、「畢訖」與例 (102) 中的「已」功能相同；例 (103)-(104) 中的「訖已」、「竟已」與例 (105) 中的「已」功能相同。

- (99) 即以華香具足供養。供養訖已，各各過去。（賢愚經卷六，頁 395 之 2）
(100) 於是羨那即以華香妓樂供養，供養畢竟，即便過去。（賢愚經卷六，頁 395 之 2）
(101) 羨那即以香華妓樂供養畢訖，即自過去。（賢愚經卷六，頁 396 之 1）
(102) 羨那聞說，歡喜戴仰，香華妓樂而以供養，供養已，即便過去。（賢愚經卷六，頁 395 之 3）
(103) 爾時菩薩持草行時，中路忽有五百青雀從十方來，右繞菩薩三匝訖已，隨菩薩行。（佛本行集經卷二十六，頁 773 之 2）
(104) 時頻頭王從坐而起，頂禮佛足，圍遶世尊三匝竟已，辭佛而去。（佛本行集經卷四十四，頁 859 之 1）
(105) 時雲童子至於會所，圍繞三匝。繞三匝已，至於上座婆羅門前，美言慰喻問言，仁者誦持何論。（佛本行集經卷三，頁 665 之 3）

另一個現象是中古文士作品和翻譯佛經使用複合標記的傾向不同，複合標記常見於譯經，文士作品相對少見。這個差異涉及譯經對韻律的講究：譯經多採取複查形式來填補音節。然而譯經複合標記的活躍是不是全然出自韻律因素？填補音節是不是必須用複合標記？《賢愚經》常用複合標記，如例 (106) 中的「訖竟」所示；但填補音節未必要使用複合標記，例 (107) 「拜問訊訖」就顯示填補音節還有其他可行辦法。

- (106) 稽首問訊，問訊訖竟，隨意住止。（賢愚經卷六，頁 395 之 1）
(107) 見快目王，拜問訊訖，共王對談。（賢愚經卷六，頁 391 之 2）

再看例 (108)-(109)：「我已飲竟」分用狀語「已」和標記「竟」，「竟不成

訖」也是類似情況，兩例同樣顯示出就算要填補音節，也可以不用複合標記。
《百喻經》不用複合標記應有其他緣故。

(108) 飲水已足，即便舉手，語木簡言，我已飲竟，水莫復來。(百喻經卷二，頁 538 之 3)

(109) 文辭繁重，多有諸病，竟不成訖，便捨終亡。(百喻經卷四，頁 557 之 1)

事實上，複合標記在北方《賢愚經》被大量採用，而南方《百喻經》幾乎不使用。⁴¹ 兩部譯經的差異可以通過〈表 2〉得知：《百喻經》只出現過「已竟」一個複合標記，《賢愚經》單是由「已」組成的複合標記就有五種。

〈表 2〉《賢愚經》、《百喻經》帶「已」複合標記的比較

賢愚經				百喻經			
已訖	40	訖已	5	已竟	1		
已畢	1	畢已	2				
已竟	38						

這兩部譯經的字數相差很遠，⁴² 但不可否認的是，《賢愚經》有些複合標記高度規約化，而《百喻經》沒有規約化的複合標記。然而這究竟是出於譯者個人修辭習慣還是南北方言習慣？請看〈表 3〉：

〈表 3〉《敦煌變文集新書》、《祖堂集》複合標記的比較

敦煌變文集新書				祖堂集			
已訖	17	已了	42	已竟	1		
已畢	4	既了	6	已畢	1		
既畢	4			既畢	1		
既訖	3						

⁴¹ 我們只找到「祀天已竟，迷失道路」一例。另有「終常無竟已，是故失法利」，「竟已」應是複合謂語。

⁴² 根據語料庫字數統計，《百喻經》為 21012 字，《賢愚經》為 158036 字。《賢愚經》約為《百喻經》的 7.5 倍。

南北朝《賢愚經》、《百喻經》使用複合標記的差異同樣反映在分屬於唐五代南北方言的兩部文獻。代表北方方言的《敦煌變文集新書》使用複合標記的傾向高於代表南方方言的《祖堂集》。《祖堂集》總共就出現三例，很可能都只是偶而沿用前代標記，又且新起的「了」未曾與舊有標記相複合；反之，《敦煌變文集新書》中「了」和中古譯經主要標記「已」並列複合為「已了」，用例數量高於另外五種複合標記的總和。由新舊標記複合而成的「已了」是動後「已」過渡到動後「了」的冗贅形式，作用在彰顯動後「了」的功能。

從中古到近代各種複合標記的形式及分布，可以略窺語言接觸之下受外來語感染的成分和固有成分之間的交互影響。

(一) 譯經複合標記多半由受外來語感染的「已」與「竟」、「訖」、「畢」相複合，這種冗贅形式反映出某些漢語方言的使用者憑藉漢語固有標記將譯經構式納入漢語系統，冗贅形式意味著變動正在發生。

(二) 文士作品《搜神記》、《世說新語》、《齊民要術》、《洛陽伽藍記》很少用複合標記，更沒有帶「已」的複合標記，⁴³ 不過偶有複合之例，如例(98)「既畢」即為其一。例(110)-(112)中的「既畢」、「既竟」、「既訖」都是由狀語「既」和終了義動詞相組合：「既畢」、「既竟」是獨立表述的分句，「既訖」為表示施功事件結束的謂語。

(110) 度稱姓名，敘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搜神記卷十六)

(111) 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世說新語·捷悟)

(112) 施功既訖，糞塔如初。(洛陽伽藍記卷一)

文士作品中複合之例都由狀語「既」組成，而「既」上古就擔任表示既成的狀語，⁴⁴ 固定用於構式〔既＋動詞組，下句〕，⁴⁵ 中古口語轉趨式微，但仍用於書面語。例(110)-(111)「既畢，命東榻而坐」、「既竟，曰……」是這種早期構式所衍生的用例。「既畢」、「既竟」、「既訖」見於文士作品的用例總數不多，我們找到《搜神記》「既畢」二例，《世說新語》「既畢」三例、「既竟」一例，《洛陽伽藍記》「既訖」二例，其中的「既畢」三例以及「既訖」一例相當於〔動（＋賓）＋竟/訖/畢，下句〕中的「畢」、「訖」。

⁴³ 但《搜神記》有個獨立句「女郎粧嚴已畢」，「已畢」位於句末，是狀中謂語，而不是本文所討論的構式標記。

⁴⁴ 先秦狀語「既」相關說明請參閱 Pulleyblank (1994)、蒲立本(1995)。

⁴⁵ 關於先秦「既」與下句共現的慣例，請參閱劉承慧(1999a)。

(三) 儘管「已」是譯經構式中的典型標記，且同時有多種由「已」構成的複合標記「已 X」、「X 已」並行，⁴⁶ 譯經仍將漢語構式中的「竟」、「訖」、「畢」兩兩並列組成複合標記，如「畢訖」、「畢竟」、「訖竟」、「訖畢」，這種複合標記並沒有出現在同時期文士作品。又譯經偶而也採用帶「既」的複合標記，如《賢愚經》有「既竟」四例。可見中古時期不僅是譯經構式逐漸浸染漢語構式，漢語習慣也微妙地牽制譯經語言。

(四) 根據上述兩項事實，〈表 1〉所列《敦煌變文集新書》的六種標記，並列複合「已了」、「已訖」、「已畢」承襲自譯經脈絡，狀中複合「既了」、「既訖」、「既畢」承襲自中古書面語脈絡。狀語「既」仍偶而與動後「了」相複合，可見中古書面語的牽制持續到近代初期。

5. 結論

並列複合是漢語複合詞的基本類型之一。並列複合成分互有語義制約，這種特性一再被用來注明語法標記的功能變動。本文選擇句末「了」和動後「了」作為討論重點，是因為「了」是漢語史上的重大議題，其中某些難解之處可由並列複合證據予以澄清。

過去學者對語法標記的並列現象多是以雙音韻律的觀點切入，相對忽略並列成分語義制約的特性。漢語史上有許多現象可以據此重新討論。例如先秦條件句除了單音標記「苟」、「若」、「使」之外，有些文獻兼採並列複合的「若苟」、「若使」彰顯語義引申的現實。⁴⁷ 又句末助詞「已」是從動詞「已」虛化而來，它表示語氣的最初階段也出現冗贅的複合形式「也已」或「已矣」。⁴⁸

漢語形態不發達，然而漢語有它系統內部的形式特點，由並列複合彰顯語言變動係基於漢語形式特點而產生的區別手段。本文釐析唐宋時期「了也」與「已了」相關現象，以此支持「以同功能標記並列複合的冗贅形式為語法標記演變的證據」。這個假設有待更多的研究案例進行檢驗，而歷代的漢語使用者如何運用並列複合來彰顯變動的現實，也有待日後作出更周延的論述。

⁴⁶ 如《賢愚經》有「已訖」、「訖已」、「畢已」、「已畢」，《佛本行集經》有「已畢」、「畢已」、「已竟」、「竟已」、「已訖」、「訖已」。

⁴⁷ 我們已完成〈先秦條件句標記「苟」、「若」、「使」的功能〉一文，目前送審中。

⁴⁸ 相關討論請參閱劉承慧 (2008:69)。

歷史文獻分期表

分期	年代	文獻	出版資料
上古先秦	~221B.C	左傳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上古西漢	206B.C~23	史記	(西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台北：鼎文書局，1981 年。
中古東漢	25~220	中本起經	大正藏 No.196 (東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
中古三國	220~265	三國志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台北：鼎文書局，1980 年。
中古東晉	317~420	晉書 搜神記 高僧法顯傳	(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80 年。 (晉)干寶撰《新校搜神記》。台北：世界書局，1979 年。 大正藏 No. 2085 (東晉)法顯 記
中古南北朝	420~589	北史 世說新語 齊民要術 洛陽伽藍記 顏氏家訓 百喻經 賢愚經	(唐)李延壽撰《新校本北史》。台北：鼎文書局，1980 年。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3 刷。 (後魏)賈思勰原著；繆啓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 年。 (後魏)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2 刷。 大正藏 No. 209 尊者僧伽斯那撰、(南朝齊)天竺三藏求那毘地譯 大正藏 No. 202 (北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分期	年代	文獻	出版資料
中古隋代	581~618	佛本行集經	大正藏 No. 190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近代唐代	618~907	寒山詩 敦煌變文集新書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 奈耶破僧事 六祖壇經 黃檗斷際禪師宛陵 錄 臨濟慧照禪師語錄 滄山靈祐禪師語錄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語錄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文 津出版社，1994 年。 (唐)[日]圓仁撰；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 唐求法巡禮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6 年。 大正藏 No.1450 (唐)義淨譯 (唐)慧能撰，劉堅、蔣紹愚主編《六祖壇 經》，《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北京：商 務印書館，1990 年。 大正藏 No. 2012A (唐)河東裴休集 大正藏 No. 1985 (唐)慧然集 大正藏 No. 1989 (明)語風圓信、郭凝之編 大正藏 No. 1990 (明)語風圓信、郭凝之編
近代五代	907~979	雲門匡真禪師語錄 祖堂集	嘉興藏 No. B138 (南漢)文偃說；守堅編 (南唐)釋靜、釋筠編撰；吳福祥、顧之川點 校《祖堂集》。長沙：岳麓書社，1996 年。
近代北宋	960~1127	二程集	(北宋)程頤撰《二程集》。台北：里仁書 局，1982 年。

引用文獻

- Chen, Shu-Fen (陳淑芬). 2006. Dharmagupta's translation of the Diamond Sutra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On and Off Work: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Chin-Chuan Cheng on His 70th Birthday*, ed. by Raung-fu Chung, Hsien-Chin Liou, Jia-ling Hsu & Dah-an Ho, 287-303.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Cheung, Samuel Hung-nin (張洪年). 1977. Perfective particles in the *Bian-Wen*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1:55-74.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Adele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ulleyblank, Edwin G. 1994. Aspects of aspect in Classical Chinese. *Paper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re-Qin Chinese Grammar*, ed. by Robert H. Gassmann & Leshi He, 313-363.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 Sweetser, Ev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5.1:31-55.
- 伍宗文. 2001. 《先秦漢語複音詞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 朱慶之. 1992. 《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 曹廣順. 1995. 《近代漢語助詞》。北京：語文出版社。
- 梅祖麟. 1981. 〈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語言研究》1981.1:65-77。
- 梅祖麟. 1994. 〈唐代、宋代共同語的語法和現代方言的語法〉，李壬癸、黃居仁、湯志真編輯《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2輯：歷史語言學，61-97。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梅祖麟. 1999. 〈先秦兩漢的一種完成貌句式——兼論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的來源〉，《中國語文》1999.4:285-294。
- 陳前瑞. 2008. 〈句末“也”體貌用法的演變〉，《中國語文》2008.1:28-39。
- 程湘清. 1992. 〈先秦雙音詞研究〉，程湘清主編《先秦漢語研究》，44-112。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楊秀芳. 1991. 〈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了」的用法——兼論完成貌助詞「矣」「也」〉，《台大中文學報》4:213-283。

- 蒲立本. 1995. 〈古漢語體態的各方面〉,《古漢語研究》1995.2:1-13。
- 劉承慧. 1999a. 〈先秦漢語的結構機制〉,殷允美、楊懿麗、詹惠珍編輯《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5輯:語言中的互動,565-591。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劉承慧. 1999b. 〈試論使成式的來源及其成因〉,《國學研究》6:349-386。
- 劉承慧. 2002. 〈試論漢語複合化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清華學報》新32.2:469-493。
- 劉承慧. 2003. 〈古漢語實詞的複合化〉,何大安主編《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107-139。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劉承慧. 2007. 〈先秦「矣」的功能及其分化〉,《語言暨語言學》8.3:743-766。
- 劉承慧. 2008. 〈先秦“也”、“矣”之辨——以《左傳》文本為主要論據的研究〉,《中國語言學集刊》2.2:43-71。
- 潘允中. 1989. 《漢語詞彙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潘維桂, 楊天戈. 1984. 〈宋元時期“了”字的用法,兼談“了”字的虛化過程〉,《語言論集》2:71-90。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蔣紹愚. 2001. 〈《世說新語》、《齊民要術》、《洛陽伽藍記》、《賢愚經》、《百喻經》中的“已”、“竟”、“訖”、“畢”〉,《語言研究》2001.1:73-78。
- 蔣紹愚. 2007. 〈語言接觸的一個案例——再談“V(O)已”〉,《語言學論叢》36:268-285。北京:商務印書館。
- 魏培泉. 2002. 〈《祖堂集》中的助詞「也」——兼論現代漢語助詞「了」的來源〉,《含章光化——戴璉璋先生七秩哲誕論文集》,491-543。台北:里仁書局。

[Received 3 December 2008; revised 30 July 2009; accepted 6 October 2009]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01, Sec. 2, Kuang-fu Road
Hsinchu 300, Taiwan
chhliu@mx.nthu.edu.tw

On the Role of Coordinative Compounding in Chinese: A Case Study of the Grammatical Marker *liao-ye* and Other Related Coordinative Markers in Classical Chinese

Cheng-hui Li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oordinative compounding is well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ajor tools for coining new words in Chinese, but its role as evidence of grammatical change has long been ignored. In the Tang-Song era (AD 618-1279), a redundant form of coordinative compound 了也 *liao-ye* comes into be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 marker 了 *liao* replacing the old marker 也 *ye*. Similarly, a redundant form 已了 *yi-liao* occurs in the process of 了 *liao* replacing 已 *yi*. These two *liao*s correspond to Mandarin Chinese sentence-final 了 *le* and verb-suffix 了 *le* respectively, the origin of which is a puzzle to many Chinese historical grammarians.

The present study discusses the problematic issues of the history of different 了 *liao/les* and suggests 了也 *liao-ye* and 已了 *yi-liao* disclose where they are from. The disclosure is taken as support for a hypothesis that redundant coordinative markers are formal evidence of grammatical change in Chinese.

Key words: coordinative compounding, 了也 *liao-ye*, 已了 *yi-liao*, formal evidence of change